

歷代 日記叢鈔



學苑出版社

歷
代
日
記
叢
鈔

第十五冊

日記

陸清獻公日記卷六

吳江後學柳樹芳湄生校刊

戊午下

十月初一閱孔氏解三墳五典不偏主一說及解裨竈
所論陳災嫠女則皆云非吾徒所能測絕不穿鑿最爲
得體 相疑相忌之際爲禍最速觀於欒高陳鮑之事
可不懼哉 子產處駟乞之事此與邲之戰孫叔敖初
則南轅終則曰甯我薄人同一無我 昭二十一年魯
待范鞅十一牢據疏因十四年魯人失禮爲鮑國七牢
遂致范鞅之怒其後哀七年吳遂徵百牢一失禮遂無

有底止益歎子產之善事大國 叔孫穆子不肯行賂

於樂王鮒昭子不肯行賂於范獻子同一正氣 晏子

論和同疏云說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疏亦不

言豉爲何物疑卽今之醬據疏謂急就篇乃有鹽豉秦

漢以來始爲之 昭二十一年梓慎曰二分二至日有

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注云二

分日夜等二至長短極然不言日夜等長短極何以便

宜日食孔疏亦不甚明 孔疏子太叔論禮條下云旣

言天之經不可復言地之經故變文稱義旣言則天之

明不可復言則地之明故變文言因因之與則互相通

也正是變文使相避耳此可想古人換字之法又太叔
云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疏云性曲者以
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此意亦最精左傳后夔有
子伯封此與堯舜之朱均同昭二十九年孔疏論重
黎烈山只援引經傳絕不武斷最得不知爲不知之意
初三借得鈍翁類稿三十二卷至五十卷內有王西樵
傳名士祿乙未進士載其所作僞詩傳論略云近世所傳子貢
詩傳申公詩說皆僞也明有鄞人豐道生好撰僞書自
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作
詩傳託之子貢以爲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

尋有妄人依旁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道生敘詩傳源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章刻之於楚李維楨爲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賓者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僞亦灼然也凡古書源流存亡真贗漢藝文隋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敘諸家授受尤悉並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爲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於西

晉安得至今猶存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者按西樵之論最有功於詩注載之集中亦最有見余向固疑之然未知其出於豐坊也 鈍翁集有云公伯寮親與七十子之列而敢於毀季路邢和叔本程門高弟而遽誣宣仁以附紹述之說比例固好但寮雖史記列弟子中而家語無之未可定爲弟子也卽使果弟子矣或在七十人之外而未必在七十人之內卽使在內矣而或在執贄以後叛其師友或在執贄以前未聞聖教皆不可知古事遼遠難以臆斷也 又陝西提督李思忠墓誌

銘云 本朝用薄板五六寸作滿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數片輒用牛片貫之謂之檔子 又爲文文肅公震孟之子秉字孫衍作墓誌云秉所著有定陵註畧先撥志始烈皇小識甲乙事案欲向其子點字與也求之又云文肅係文衡山之孫彭之子

初四赴李學士天馥酌同席新選武陟縣鄒象雍言吳伯成之在無錫也其最有力量處在盡遣前任侵那各官回去蓋其時適逢康熙九年以前錢糧停徵遂力稟上臺凡赦後錢糧那解救前者但行查免而浮報其數以作部費遂得允行此其最有造於地方者也而其性

豪侈所空亦不下數萬用術以脫身至今尙未補完至其聽訟無一虛公者一日可了百十件所謂才者如此又言吳國對之提學也狼籍爲從來所未有

初六施愚山來投刺并送詩一冊其詩頗有古人風非尋常月露風雲之話張老師曾贊其人洵不誣也

初七葉詔老來會言及皇輿表云此書因爲期太促未能精核近得吳任臣十國春秋又加考正然未確者尙多若遽加頒刻遺笑後人其害猶淺若後人不知奉爲信史則其罪大矣須啓奏更加考訂乃可刻耳此真君子之言又言薦舉中湯名斌施名閏章品行之高又言

張幹臣之苦節

初八閔孔疏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奔鄖又奔隨疏云鄖都在江北睢東王走西涉睢又南濟江乃入於雲中知此雲在江南昭三年王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謂此也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又云隨義陽隨縣其國在楚之東也鄖江夏雲杜縣則是楚之西南吳師猶尚在楚更東來奔隨國者蓋謂楚與隨有恩謂可保守故也今按一統志德安府治唐爲安州春秋時爲鄖子國闔辛爲鄖公卽此則此鄖在楚都東北矣又

鄖陽府鄖縣古麋國則又在楚都西北矣又荊州府有
鄖城在府城南二百里楚昭王時所築則此在楚都西
南矣又似與江夏無干又沔陽州景陵縣則古之江夏
雲杜然又在楚都東南而非西南未知孰是孫北海據
沈存中說謂楚子入雲是江北之雲恐難信但沈氏定
以江北之監利景陵江南之公安石首爲雲夢此則近
之大抵此澤在江南者迤而西在洞庭之右在江北者
迤而東與洞庭遙對矣

胡三省通鑑注據漢陽志云雲在江北夢在江南見威烈王三

十三年
鑑斷

定九年晉車在中牟孔疏疑此與論語之中

牟當在河北而非河南之中牟最是定四年辨豫章在

江北而非江南之豫章亦是 哀公元年有田一成有
眾一旅杜註云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孔疏云方十
里應有九百夫而止五百人者以井衍沃牧隰臯之法
推之二牧而當一井蓋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
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則爲五百夫矣最精細 齊國
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之說最害義注疏從穀梁
而排公羊最是 觀董安于不能免於晉萇宏不能免
於周春秋之末至於如此可歎 陳乞僞事高國一段
歎世途有如此險巇輾濤塗之譖申侯又不足言矣可
畏哉 古書之參錯也如一黃池之會國語則吳先晉

左傳則晉先吳一敬王元王史記周本紀十二諸侯年

表則以爲敬王崩

左傳敬王崩在哀十九年

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

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之二十七年世本則

以爲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

帝王世紀依世本而作貞定王

元王赤

立此但可傳疑難武斷也

孔疏言仲尼感麟而作春

秋所以感者以聖人之生非其時道無所施與麟相類

故爲感也杜以獲麟之義唯此而已而深譏公羊反袂

拭面稱吾道窮之說若謂麟應孔子而至則邱明子思

孟軻荀卿皆尊崇孔子之德何以不言此說最大雅

哀廿七年傳云君子之謀也始中終皆舉之而後入焉

注云所謂君子三思此不是始中終皆舉只是一思
孔疏衛在汲郡朝歌文公遷楚邱成公遷帝邱則在東
郡濮陽則朝歌已爲狄有後又入於晉然疏未明言
初九柯翰周來會言初七見薦舉諸人會於眾春園有
以嫚詩緘封呈汪荅文者眾止見其結句云杯盤狼籍
醉巢由文人輕薄之習有以自取可不畏哉 閱邸報
工部題七月內碭山縣石將軍廟及蕭縣九里溝等處
黃河沖決愚前過宿遷見河流淺澁謂將來河之決必
在宿遷以上不幸言而中

初十會葉詔老適翼王在坐詔老言魏環老之不可及

云今大僚入與滿臣言事則唯唯惟謹出則盡歸咎於滿臣環老則不然與滿人言未嘗苟同出而對人言則亦不諉罪於滿臣此真是大臣之用心又言黃太冲學案嫌其論吳康齋附石亨事不辨其誣而以爲妙用不可訓又稱陽明之人品功業翼王言其論良知之偏認菴言人能如此做去亦好余言依良知之說恐入於禪認菴言今若有窮禪客亦妙此皆有感於時而云然然認菴論學微主陽明予因初交未敢深言尙有待也借張瑤泉文集而反 前八月十九會魏環老出其壻李名恒忼試卷閱之文甚懇摯余因言及白折價一兩五

錢太重魏云始定價時部中援舊例尙不止此再三搜尋乃得一兩五錢之例此似失於詳審凡事尙可循例米價隨時不同豈可循例且亦非部中所能遙定必應令督撫照時價報進而部中權衡之乃爲妥當

十一將瑤山之唾居存錄發兩僕抄其書頗有發明故全錄之集內有王山遺響一種則皆雜記其山居之事此一書殊可不作雖春風沂水亦足見賢者之高致不必瑣瑣著述至五六卷之多也所謂王山者在泰和縣東南七十里其始名義山晉華陰王子瑤修道於此仙去亦名子瑤山唐貞觀中長安匡智與其姪亦修道於

此山仙去故又名匡山唐末有羅韜字洞晦者建匡山書院於其麓黃勉齋饒雙峰嘗講學於此 王山遺響內有一條云居茅屋中每從搜覽之暇默坐觀心焚香一炷雖本體照徹不得遽信覺山空人靜諸緣屏退點塵不到精神收拾透裏快然又其序云建我師祠以俎豆薛胡羅高四先生則其學大抵微近於梁谿 又一條云塘南王公云孔子曰無知陽明言知善知惡是良知姑就初學所及言之使從此透入必透到水盡山窮處乃可夫單提良知既爲後人所疑而塘南又淺視良知提出無知水盡山窮從何下手此說得好 又一條